

魔劍十八星

上

上官玄飛 著



魔劍十八星

下

上官雲飛 著



责任编辑：大民

封面设计：大侠



ISBN7-80505-574-2

I·531

定价：9.50元

上官云飞 著

魔劍十八星

上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石家庄

上官云飞 著

魔劍十八星

下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003号

魔剑十八星

上官云飞 著
(全二册)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深泽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32 20印张 428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400 定价, 9.50元

ISBN 7-80505-574-2/1 · 531

目

录

第一章	悬空出世	(1)
第二章	鬼怕人愁	(28)
第三章	吃败天南	(57)
第四章	香香小屋	(86)
第五章	欲海双杀	(99)
第六章	江南首恶	(127)
第七章	哭断肝肠	(144)
第八章	仙医黑煞	(170)
第九章	疯狂凶狠	(195)
第十章	兽中之王	(226)
第十一章	血溅响堂	(244)
第十二章	山庄神擂	(281)
第十三章	佛法无边	(313)
第十四章	销魂棺材	(329)
第十五章	江湖武皇	(346)

第十六章	虚功假恶	(376)
第十七章	春宫绝艳	(404)
第十八章	扑朔迷离	(431)
第十九章	尉陀荒冢	(452)
第二十章	阎罗地府	(481)
第二十一章	松竹梅楼	(498)
第二十二章	盘陀迷洞	(515)
第二十三章	当湖一哭	(547)
第二十四章	武盟斗法	(566)
第二十五章	神龙魔剑	(598)
第二十六章	神龙盖世	(617)

第

一

章

悬空出世

十一月一，
诸鬼还家。

太行雪花巨如斗，鬼是坐着雪花来的。

雪，可以穿庭入户。鬼当然可以穿庭入户。只是雪花登堂，凭添风雅，而鬼入室，则是为了吃人，像雪一样无声无息的。

满院雪。

满院血。

宛若玉阶海棠，斑斑点点，只是惨不忍睹。青砖门楼前的石狮子，来不及闭上眼睛，眼圈里便多了点点冰冷的泪。

男丁杀尽。

女人们则被掳去。雪，吱吱呀呀的呻吟着，女人们却静如行尸，麻木地蹒跚在真定通向云岗的山道上。队伍中，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妇，大腹便便，一步一颤，那个不安分的小生命，也许并不知乃母此刻的心境，在母腹中拳打脚踢，可怜的少妇知道，她就要临盆了。

赞皇山，自古是一方绝胜。传说乃那位骑八骏，挎宝刃，会西王母于瑶池的周天子穆王姬满，平定犬戎部落时，登山志功，见群山攒头，伏于脚下，于是龙颜大展，御封为赞皇山的。赞皇山嶂石岩重峦叠嶂，鬼门关关隘雄险，两峰夹峙，上窄下宽，像一个葫芦似的插入天际。俯瞰，云漫山腰，鹰旋半壁；仰看，云天相连，谷口处那块巨石，取名落帽石——看落了帽子也未必能望见山顶的重岩。落帽石左近，危石林立，怪洞嶙峋，狂泉漫溢，恶荆丛生，虎啸熊吼，一派肃杀。

“停！”一个押着女人们行进的蒙面壮汉，夜枭般地挤出一个干瘪瘪的字，让人不寒而栗。这也是女人们自全家蒙难以来，听到的第一个字，她们芳心一震，仿佛感觉到了自己还活着。

蒙面汉拔出挂在腰间的黑白九星剑，剑尖斜点，指向鬼门关那干吡着的石缝，再不说一个字。

朔风，巨魔一样地滚着，把一片片雪花，撕碎，抛起，又送入这条阴惨惨的石缝。女人们明白了，这条石缝，将要收留她们这群可怜的生灵了。

没有人说话，只有牙齿在咯咯地发颤。

一朵雪花碎了。

又一朵雪花碎了。

女人们是自己走下去的。不，有的不是，有的是求人搀扶下去的，有的是两人结伴下去的。

崖顶上，只有一个女人了，就是那个大腹少妇。她并不怕死，死，对于一个武林世家的掌家主妇来说，是一个非常

熟悉的字眼。此刻，她正沉浸在一片幸福之中，那个蠕动于胴体内的小崽，有点发急了。咯咯的笑声，沿着她的臍腹、酥胸、玉乳，一直传到了耳蜗。“娘”！“娘”！她听到了，听得是那样真切。

蒙面夜梟的长剑悠然上举，少妇甜甜地笑着，向崖缝走去。死而无憾，她终于尝到了做母亲的滋味。

最后一朵雪花飘入了鬼门关。天晴了，太阳颤巍巍地走着。它什么也没看见，用不着担心。

雪花仍旧在坠落。

呱呱的哭声，从半壁上滚起。嘶哑呜咽，那是因了少妇衣衫遮掩的缘故。

少妇的躯体重重地砸在妯娌、小姑们的尸体上，骨碎筋折之声入耳，但没有人叫一声疼。头，却磕在一块狼牙尖石上，石尖贯颅而出，一代绝色，香消玉殒。

呱呱的哭声更烈，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呀！

猛然，半空一声怒啸，跳下一只卷毛金虎，钢爪箕张，银髯斜横，一个黑漆般的“王”字在脑门上闪亮着。它扑上去，利爪撕开了少妇那质地讲究的裙裤，轻轻拨动了一下孩子那小肚子上的鸡头粟米，张口噙住粉嫩的稚肩，旋风般地消失了。

嶂石岩，四沟八栈十六套，明夸天工，暗合易理，阴阳八卦图，天然排列。擅入者，半步即危。太行圣母端坐洞口，拂尘轻挥，慢慢布起“三十三天天篷障”，闭目养起神来。

那只噙着婴儿的金虎，此刻正蜷伏在她的座前，嘴里发

出呜呜的声响。

圣母半睁开眼帘，隐隐叹了口气，对着金虎打个手势，金虎便摇着尾巴，跑了开去。

一只火炭般的小鸟，向山尖上飞去。

金虎转过大天门，霎时银光灿烂，射人眼眸。百丈长的冰柱从天而降，横在大天门峡口，腻如凝脂，坚似寒玉，漫说常人，便是一流高手，也难逾越。金虎将钢鞭似的尾巴对准冰柱下的一方青石狠狠扫去，怦然一声，青石移开，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金虎潜爪而入，青石转回，洞穴不见了。

洞中洞，三十三天罗天洞，洞洞相连。金虎熟练地走过，一步不多走，一步不少走，把婴儿噙到迷海杏花谷。

杏花，在北方为常见之花。但在隆冬看到杏花，却是一桩怪事。

迷海杏花谷，就是这么一个怪地方。谷中七千二百株杏树，一株不多，又绝对一株不少。更怪得是这七千二百株杏树，按照廿四节依时令而开，每一节三百株，碗大的杏花，每株一十二朵，每朵杏花或红或白，芳香袭人。花落之时，跌入绕林而流的温泉水，万紫千红蔚为壮观。

金虎在一株万年古杏下停住脚步，古杏树，虬枝龙干，金鳞斑斑，树冠上斜挑着一枚青杏，一枚翡翠般的青杏。杏树旁有一洞穴，一块虎形巨石上，躺卧着一只小金虎。

金虎屏息放下噙着的婴儿，细心地把它与小虎排列在一起，伸出毛茸茸的爪子，抚弄着婴儿的奶发，又慢慢舔去婴儿脸上的血迹，不时母亲般的发出呜呜的哼鸣声。

乳头，婴儿触到了乳头。不，应该说是乳头触到了孩子。天性使然，婴儿粉红的小嘴，贪婪地吸吮起来。牙齿一片香甜，入腹一股罡气。

吃饱奶，婴儿睡着了。

吃饱了能睡的孩子，不是坏孩子。

吃饱了能睡在虎穴中的孩子，更不是坏孩子。

杏花开了三千六百株，孩子半岁了。

半岁的孩子通常不会走路。

他却会走。

而且是摸着老虎的屁股走。不只是走，偶尔童心大发，还捋一捋虎须，“王”字头上搔一搔痒。

俗话说：骑虎难下。

他正骑在虎上，不过从来没人告诉过他骑虎难下这句话。而且他想上就上，想下就下，丝毫没有有什么难不难的。

骑累了虎，他就自己下来，和那个与自己一样大的小金虎，跟在金虎后面逛杏花林。

逛杏花林，可不是好玩的。

金虎的尾巴，像一只摇动的小鞭子，不时甩来甩去，努力纠正着他们步法上的错误。

不许稍左。

不许稍右。

该转弯的地方注定了转弯。

该停步的地方注定了停步。

一只小黄雀喳喳叫着，向孩子抖动着美丽的羽毛，孩子看见了。

他想过去。

悄悄地迈了一小步。

小得不能再小的一步。

坚硬如铁的山石，轰然散开，云雾般地逃离了脚底，他的身子轻絮般地下坠。

金虎狂啸一声，腾空而起，虎掌拍出，罡气四射。金勾似的尾巴，海底捞月，将孩子牢牢卷住，闪电般跳回杏林小径。

血，从金虎的剑耳上滴滴滚落。

三天不得乳。

小金虎在妈妈怀抱里乞怜，无济于事。

孩子记住了。

要让孩子记住一件事，是很困难的事情。

饿肚子的孩子很容易记住一件该他记住的事情，哪怕是再笨的孩子。

这个孩子并不笨。

三千六百株杏树开花，杏林学步。

四千二百株杏树开花，杏林走路。

四千八百株杏树开花，杏林跑跳。

六千株杏树开花的时候，金虎似乎不那么专心了，有时竟趴在太阳下睡懒觉，捶都捶不醒。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孩子和小虎没这么好的耐性，趁着金虎打盹，偷偷溜出杏林，去游乐一番。

金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没看见。

七千二百株杏花全开了。金虎简直马马虎虎。它不但自

已睡大觉，还强迫小虎睡大觉。

——小虎在金虎爪子下，一动也不能动。

孩子在金虎的尾巴催促下，不情愿地孤独地走向杏林。

不去，是不行的。虎尾巴打屁股，比什么滋味都难受。

第一天，艳阳初照，孩子蹒跚折入杏林，日落时分，带着满头细汗回来，金虎摇尾三鞭，小屁股啪啪作响，刚刚吮了几口奶，便让虎推向一旁。

星星眨着眼睛。

孩子眨着眼睛。

小虎瞪着莫名其妙的眼睛。

金虎半闭着酸溜溜的眼睛。

第二天，红日东升，孩子倔强地走向杏林，夕阳未没，孩子回来了。金虎摇尾，啪啪十鞭，虎乳点滴未赐。

第三天。

第四天。

.....

这是第三十个金乌升顶的日子了。孩子强劲地冲入杏林。

金虎不睡了，虎目圆睁，望着孩子轻烟般远去的背影，王字花纹舒展的像一朵初绽的杏花。身边的小虎，兴奋地刨着山岩，金虎竟连看一眼也不。

心不二用。

目不斜视。

正当午时，孩子稚嫩的身影透出杏林。金虎长吟一声，扑上前去，用尾巴卷起孩子，轻轻放在自己柔软的背上，把

他一步一步驮了回来。

金虎用爪子拨弄着圆鼓鼓的奶头，放进孩子的嘴里，一股香甜的乳汁，喷射般地溅进了孩子的喉管。

金虎流泪了。

孩子睡着了。

蠕动着小嘴，在杏树下睡着了。

没有不贪吃的孩子。

做梦都吃东西的孩子更贪吃。

孩子在做梦。

而且在梦着吃东西。

枝头上那枚青杏，孩子望了它不知多少遍了，甚至连杏上的白毛都数清了。因为这枚青杏，是整个迷海杏花谷唯一的一枚青杏。在孩子饿肚子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枚圆溜溜的小东西能够吃，而且吃了就不会再饿肚子。

杏子黄了，黄澄澄地散发着浓烈的芳香，口涎三尺，滴在青石上。

孩子张大了嘴巴，盼着杏子掉下来。

杏子掉下来了。

掉进了嘴巴里。

孩子一口咬住。奇怪！杏子竟化做一线蜜水，甜甜地，粘粘地，汩汩地向喉管流去。

痒酥酥、热腾腾地感觉，爬遍了孩子全身，像蚂蚁一样，舒服极了。

天，没有了。

星，没有了。

月，没有了。

身下的青石，仿佛越升越高，轻飘飘地长进了云端。

孩子笑醒了。

梦，不能成真。

梦，也就不是好梦。

孩子做的是好梦，好梦往往会成真。

一枚杏核含在嘴里，这个梦还能是假的吗？孩子向杏树上望去，那枚青杏果真不见了。

做梦吃甜杏，本是天注定。

孩子揉揉惺忪的睡眼，高兴地一蹦而起。像小鸟一样冲上天空，耳边风声呼呼作响，冲过树梢，冲过山尖，还在疾疾上升。

糟了！一只硕大的苍鹰向他飞来，孩子惊悚地闭上眼睛，心往下一沉。

心沉下去了。

身子也沉下去了。

过了许久，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孩子睁开了原本闭着的眼睛。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跳是不敢跳的。

原来，他正站在那株已没有了青杏的树上，一朵红白相间的杏花，正托着他的小脚丫。

孩子发出虎啸一样的哀鸣，其情切切，其声荡荡，在杏谷里回旋着。